北史/卷01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七 ◄

北史
卷十八 列傳第六

► 卷十九

景穆十二王下

列傳第六景穆十二王下

任城王雲，和平五年封。少聰慧，年五歲，景穆崩，號哭不絕聲。太武抱之泣曰：「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！」獻文時，拜都督中外諸軍事、中都大官，聽訟，甚收時譽。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，王公卿士莫敢先言。雲進曰：「父子相傳久矣，皇魏未之有革。」太尉源賀又進以為不可，願思任城之言。東陽西元丕等進曰：「皇太子雖聖德夙彰，然實沖幼。陛下欲隆獨善，其若宗廟何？」帝曰：「儲宮正統，群公相之，有何不可？」於是傳位孝文。

後蠕蠕犯塞，雲為中軍大都督，從獻文討之。過大磧，雲曰：「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盾，若令此盾在前，破之必矣。」帝從之，命敕勒首領，執手勞遣之。於是相率而歌，方駕而前。大破之，獲其凶首。後仇池氐反，又命雲討平之。除開府、徐州刺史。雲乙太妃蓋氏薨，表求解任。獻文不許。雲悲號動疾，乃許之。性善撫接，深得徐方之心，為百姓所追戀，送遺錢貨，一無所受。

再遷冀州刺史，甚得下情。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尺、粟五升，以報雲恩。孝文嘉之，詔宣告天下，使知勸勵。遷長安鎮都大將、雍州刺史。雲廉謹自修，留心庶獄，挫抑豪強，劫盜止息，州人頌之者千餘人。太和五年，薨於州，遺令薄葬，勿受贈襚，諸子奉遵其

旨。謚曰康，陪葬雲中之金陵。

長子澄，字道鏡，少好學，美鬢髮，善舉止，言辭清辯，響若懸鐘。康王薨，居喪以孝聞。襲封，加征北大將軍。以氐羌反叛，除征南大將軍、梁州刺史。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，顧謂中書令李沖曰：「此兒風神吐發，當為宗室領袖，是行當不辱命，我不妄也。」澄至州，誘導懷附，西南款順。加侍中，賜衣一襲，乘黃馬一匹，以旌其能。轉開府、徐州刺史，甚著聲績。朝京師，引見於皇信堂。孝文詔澄曰：「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。此二人皆賢士，得失竟誰？」對曰：「鄭國寡弱，攝于強鄰，人情去就，非刑莫制，故鑄刑書以示威。雖乖古式，合今權道。」帝方革變，深善其對，笑曰：「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。朕方創改朝制，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。」後徵為中書令，改授尚書令。齊庾蕇來朝，見澄音韻遒雅，風儀秀逸，謂主客郎張彝曰：「往魏任城以武著稱，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。」

時詔延四廟之子，下逮玄孫之胄，申宗宴於皇信堂。不以爵秩為列，悉序昭穆為次，用家人之禮。帝曰：「行禮已畢、欲令宗室各言其志，可率賦詩。」特命澄為七言連韻，與孝文往復賭賽，遂至極歡，際夜乃罷。

後帝外示南討，意在謀遷，齊于明堂左個。詔太常卿王諶，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，其兆遇《革》。澄進曰：「《易》言革者更也，將欲革君臣之命，湯、武得之為吉。陛下帝有天下，今日卜征，不得雲革命，未可全為吉也。」帝厲聲曰：「此象雲大人武變，何言不吉也！」車駕還宮，便召澄，未及升階，遙謂曰：「向者之《革》，今更欲論之。明堂之忿，懼眾人競言，沮我大計，故厲色怖文武耳。」乃獨謂澄曰：「國家興自北土，徙居平城，雖富有四海，文軌未一。此間用武之地，非可興文。崤函帝宅，河洛王裏，因茲大舉，光宅中原，任城意以為何如？」澄深贊成其事。帝曰：「任城便是我之子房。」加撫軍大將軍、太子少保，又兼尚書左僕射。及車駕幸洛陽，定遷都之策，詔澄馳驛向北，問彼百司，論擇可否。曰：「近論《革》，今真所謂革也。」澄既至代都，眾聞遷詔，莫不驚駭。澄援引今古，徐以曉之，眾乃開伏。遂南馳還報，會車駕於滑台。帝大悅曰：「若非任城，朕事業不得就也。」從幸鄴宮。除吏部尚書。

及車駕自代北巡，留澄銓簡舊臣。初，魏自公侯以下，動有萬數，冗散無事。澄品為三等，量其優劣，盡其能否之用，咸無怨者。駕還洛京，復兼右僕射。

帝至北芒，遂幸洪池，命澄侍升龍舟。帝曰：「朕昨夜夢一老公，拜立路左，雲晉侍中

嵇紹，故此奉迎，神爽卑懼，似有求焉。」澄曰：「陛下經殷墟而吊比干，至洛陽而遺嵇紹，當是希恩而感夢。」帝曰：「朕既有此夢，或如任城所言。」於是求其兆域，遣使弔祭焉。

齊明帝既廢弒自立，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。車駕將自赴之，引澄及咸陽王禧、彭城王勰、司徒馮誕、司空穆亮、鎮南李沖等議之。禧等或云宜行，或言宜止。帝曰：「眾人意見不等，宜有客主，共相起發。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，朕當為宜行之論。諸公坐聽，長者從之。」於是帝往復數交，駕遂南征，不從澄及李沖等言。後從徵至縣瓠，以疾篤還京。

車駕還洛，引見王公侍臣于清徽堂。帝曰：「此堂成來，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。今與諸賢，欲無高而不升，無小而不入。」因之流化渠。帝曰：「此曲水者，取乾道曲成，萬物無滯。」次之洗煩池。帝曰：「此池亦有嘉魚。」澄曰：「所謂'魚在在藻，有頒其首。'」帝曰：「且取'王在靈沼，於牣魚躍。'」次之觀德殿。帝曰：「射以觀德，故遂命之。」次之凝閑堂。帝曰：「此堂取夫子閒居之義。不可縱奢以忘儉，自安以忘危，故此堂後作茅茨堂。」謂李沖曰：「此東曰步元廡，西曰遊凱廡。此坐雖無唐堯之君，卿等當無愧於元、凱。」沖對曰：「臣既遭唐堯之君，敢辭元、凱之譽？」帝曰：「光景垂落，朕同宗有載考之義，卿等將出，何得默爾德音。」即命黃門侍郎崔光、郭祚、通直郎刑巒、崔休等賦詩言志。燭至，公卿辭退，李沖再拜上于萬歲壽。帝曰：「卿等以燭至致辭，復獻于萬壽，朕報卿以《南山》之詩。」乃曰：「燭至辭退，庶姓之禮；在夜載考，宗族之義。卿等且還，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。」後坐公事免官。尋兼吏部尚書。

恆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，授澄節，銅武、竹使符，禦仗左右，仍行恆州事。行達雁門，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。至即禽泰，窮其党與，罪人皆得。鉅鹿公陸睿、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。具狀表聞。帝覽表，乃大悅曰：「我任城可謂社稷臣，正復皋陶斷獄，豈能過之？」顧咸陽王等曰：「汝等脫當其處，不能辦此也。」車駕尋幸平城。勞澄，引見逆徒，無一人稱枉。時人莫不歎之。帝謂左右曰：「必也無訟，今日見之。」以澄正尚書。

車駕南伐，留澄居守，復兼右僕射。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，助供軍資，詔受其半。帝復幸鄴。見公卿曰：「朕昨入城，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，尚書何為不察？」澄曰：「著者猶少。」帝曰：「任城欲令全著乎？一言可以喪邦，其斯之謂。可命史官書之。」又曰：「王者不降佐於蒼昊，拔才而用之。朕失于舉人，任一群婦女輩，當更銓

簡耳。任城在省，為舉天下綱維，為當署事而已？」澄曰：「臣實署事而已。」帝曰：「如此，便一令史足矣，何待任城？」尋除尚書左僕射，從駕南伐。孝文崩，受顧命。

宣武初，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，為叛逆。澄信之，乃表肅將叛，輒下禁止。咸陽、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，免官還第。尋除開府、揚州刺史。下車封孫叔敖之墓，毀蔣子文之廟；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，開四門之教。詔從之。

先是，朝議有南伐之計，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，據東城；陳伯之為江州刺史，戍陽石。以澄總督二鎮，授之節度。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、王神念等進次大峴、東關、九山、淮陵，皆分部諸將，倍道據之。澄總勒大眾，絡繹相接，所在克捷，詔書褒美。既而遇雨，淮水暴長，澄引歸壽春。還既狼狽，失兵四千餘人。澄頻表解州，帝不許。有司奏奪其開府，又降三階。

轉鎮北大將軍、定州刺史。初，百姓每有橫調，恆煩苦之。前後牧守未能蠲除，澄多所省減。又明黜陟賞罰之法，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人，布絹不任衣者禁不聽造，百姓欣賴焉。母孟太妃薨，居喪過毀，當世稱之。服闋，除太子太保。

時高肇當朝，猜忌賢戚。澄為肇間構，常恐不全，乃終日昏飲，以示荒敗。所作詭越，時謂為狂。宣武夜崩，時事倉卒，高肇擁兵於外。明帝沖幼，朝野不安。澄雖疏斥，而朝望所屬。領軍於忠、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，於是眾心欣服。尋遷司空，加侍中，俄詔領尚書令。

登表上《皇誥宗制》並《訓詁》各一卷，欲太后覽之，思勸誡之益。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：一曰律度量衡，公私不同，所宜一之；二曰宜興學校，以明黜陟之法；三曰宜興滅繼絕，各舉所知；四曰五調之外，一不煩人，任人之力，不過三日；五曰臨人之官，皆須黜陟，以旌賞罰；六曰逃亡代輸，去來年久者，若非伎作，任聽即住；七曰邊兵逃走，或實陷沒，皆須精檢，三長及近親，若實隱之，征其代輸，不隱勿論；八曰工商世業之戶，復征租調，無以堪濟，今請免之，使專其業；九曰三長禁奸，不得隔越相領，戶不滿者，隨近併合；十曰羽林武賁，邊方有事，暫可赴戰，常戍宜遣番兵代之。靈太后下其奏，百僚議之，事有同否。

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，不足以襟帶京師。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，南中帶魯陽郡，西中帶恆農郡，北中帶河內郡，選二品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。省非急之作，配以強兵。如

此則深根固本，強幹弱枝之義也。靈太后將從之，從議者不同，乃止。尋以疾患，表求解任，不許。

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，恐賊虜窺邊，山陵危迫，奏求重鎮將之選，修警備之嚴，詔不從。後賊虜入寇，至於舊都，鎮將多非其人；所在叛亂，犯逼山陵，如澄所慮。

澄奏：「都城府寺猶未周悉，今軍旅初寧，無宜發眾，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、百鞭以下收贖之物，絹一匹輸磚二百，以漸修造。」詔從之。太傅、清河王懌表駁其事，遂寢不行。

澄又奏：「司州牧、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、前門下錄事姚敬賢，雖因公事，理實未盡。何者？若昭等狀彰，死罪以定，應刑於都市，與眾棄之。如其疑似不分，情理未究，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，杖下便死，輕絕人命，傷理敗法。往年在州，於大市鞭殺五人，及檢賊狀，全無寸尺。今復酷害，一至於此。朝野云云，咸懷驚愕。若生殺在下，虐專於臣，人君之權，安所復用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，驗其為劫之狀，察其拷殺之理。」詔從之。澄當官無所回避。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，甚有綱貫。西哉

嚩噠、波斯諸國，各因公使，並遺澄駿馬一匹。澄請付太僕，以充國閑。詔曰：「王廉貞之德，有過楚相，可敕付廄，以成君子大哉之美。」

御史中尉、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、吏部除書、中兵勳案並諸殿最，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。靈太后許之。澄表以為「御史之體，風聞是司。至於昌勳妄階，皆有處別。若一處有風謠，即應攝其一簿，研檢虛實。若差殊不同，偽情自露，然後繩以典刑，人誰不服？豈有移一省之事，窮革世之尤，如此求過，誰堪其罪？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。」靈太后納之，乃止。後遷司徒公，侍中、尚書令如故。

神龜元年，詔加女侍中貂蟬，同外侍中之飾。澄上表諫曰：「高祖、世宗皆有女侍中官，未見綴金蟬於象珥，極鼬貂於鬢髮。江南偽晉穆何後有女尚書而加貂榼，此乃衰亂之世，妖妄之服。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，至陰而陽，故自穆、哀以降，國統二絕。因是劉裕所以篡逆。禮容舉措，風化之本，請依常儀，追還前詔。」帝從之。

時太后銳于興繕，在京師則起永寧、太上公等佛寺，工費不少，外州各造五級佛圖。又數為一切齋會，施物動至萬計。百姓疲于土木之功，金銀之價為之踴上。削奪百官祿力，

費損庫藏。兼曲賚左右，日有數千。澄上表極言得失。雖卒不從，常優答禮之。政無大小，皆引參預。澄亦盡心匡輔，事有不便於人者，必於諫諍，殷勤不已，內外咸敬憚之。

二年，薨，贈假黃鉞、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、太傅、領太尉公，加以殊禮，備九錫，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，謚曰文宣王。澄之葬也，凶飾甚盛。靈太后親送郊外，停輿悲哭，哀慟左右。百官會赴千餘人，莫不欷歔，當時以為哀榮之極。第四子彝襲。

彝字子倫，繼室馮氏所生，頗有父風。拜通直散騎常侍。及元叉專權而彝恥於托附，故不得顯職。莊帝初，河陰遇害。贈儀同三司、青州刺史，謚曰文。

彝庶長兄順，字子和。年九歲，師事樂安陳豐，初書王羲之《小學篇》數千言，晝夜誦之，旬有五日，一皆通徹。豐奇之。白澄曰：「豐十五從師，迄于白首，耳目所經，未見此比，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。」澄笑曰：「藍田生玉，何容不爾。」十六通《杜氏春秋》，下帷讀書，篤志愛古。性謇愕，淡于榮利，好飲酒，解鼓琴。每長吟永歎，托詠虛室。宣武時，上《魏道頌》，文多不載。起家為給事中。時高肇權重，天下人士望塵拜伏。順曾懷刺詣肇門，門者以其年少，答云：「在坐大有貴客」。不肯為通。順叱之曰：「任城王兒可是賤也？」及見，直往登床，捧手抗禮，王公先達莫不怪懾；而順辭吐傲然，若無所睹。肇謂眾賓曰：「此兒豪氣尚爾，況其父乎！」及去，肇加敬送之。澄聞之大怒，杖之數十。後拜太常少卿，以父憂去職，哭泣歐血，身自負土。時年二十五，便有白髮，免喪抽去，不復更生，世人以為孝思所致。

尋除給事黃門侍郎。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，凡有遷授，莫不造門謝謁。順拜表而已，曾不詣叉。叉謂順曰：「卿何得聊不見我？」順正色曰：「天子富於春秋，委政宗輔，叔父宜以至公為心，舉士報國。如何賣恩，責人私謝，豈所望也！」至於朝論得失，順常鯁言正議，曾不阿旨。由此見憚，出除恆州刺史。順謂叉曰：「北鎮紛紜，方為國梗，請假都督，為國屏捍。」叉心疑難，不欲授以兵官，謂順曰：「此朝廷之事，非我所裁。」順曰：「叔父既殺生由己，自言天曆應在我躬，何得復有朝廷？」叉彌忿憚之。轉齊州刺史。順自負有才，不得居內，每懷鬱怏，形於言色。遂縱酒自娛，不親政事。叉解領軍，徵為給事黃門侍郎。親友郊迎，賀其得入。順曰：「不患不入，正恐入而復出耳。」俄兼殿中尚書，轉侍中。初，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，不果而誅。及靈太后反政，方得改葬。順侍坐西遊園，因奏太后曰：「臣昨往看中山家葬，非唯宗親哀其冤酷，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，皆為青族旒，莫不酸泣。」叉妻時在太后側，順指之曰：「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，不伏元叉之罪，使天下懷冤？」太后默然不語。

就德興于營州反，使尚書盧同往討之，大敗而還。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，因論同之罪。同先有近宅借紹，紹頗欲為言。順勃然曰：「盧同終將無罪！」太后曰：「何得如侍中之言？」順曰：「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，豈慮罪也？」紹慚，不敢復言。

靈太后頗事妝飾，數出遊幸，順面諍之曰：「禮，婦人喪夫，自稱未亡人，首去珠珥，衣不被采。陛下母臨天下，年垂不惑，過修容飾，何以示後世？」靈太后慚而還入，召順責之曰：「千里相征，豈欲眾中見辱也！」順曰：「陛下盛服炫容，不畏天下所笑，何恥臣之一言乎！」

初，城陽王徽慕順才名，偏相賞納。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，大為嫌隙。及深自定州被征，入為吏部尚書，兼中領軍，順為詔書，辭頗優美。徽疑順為深左右，由是與徐紇間順于靈太后。出順為護軍將軍、太常卿。順奉辭於西遊園，徽、紇侍側。順指謂靈太后曰：「此人魏之宰嚭，魏國不滅，終不死亡。」紇協肩而出。順因抗聲叱之曰：「一介刀筆小人，正堪為几案之吏，甯應忝茲執戟，虧我彝倫！」遂振衣而起。靈太后默而不言。時追論順父顧托之功，增任城王彝邑二千戶，又析彝邑五百以封順為東阿縣公。順疾徽等間之，遂為《蒼蠅賦》。屬疾在家，杜絕慶弔。

後除吏部尚書，兼右僕射，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。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，後拜順。順怒曰：「卿是佞人，當拜佞王。我是直人，不受曲拜。」儼深懷謝。順曰：「卿是高門子弟，而為北宮幸臣，僕射李思沖尚與王洛誠同傳，以此度之，卿亦應繼其卷下。」見者為之震動，而順安然自得。及上省，登階向榻，見榻甚故，問都令史徐仵起。仵起曰：「此榻曾經先王坐。」順即哽塞，涕泗交流，久而不能言，遂令換之。

時三公曹令史硃暉素事錄尚書、高陽王雍，雍欲以為廷尉評，頻煩托順，順不為用。雍遂下命用之，順投之於地。雍聞之，大怒，昧爽坐都查，召尚書及丞郎畢集，欲待順至，於眾挫之。順日高方至。雍攘袂撫幾而言曰：「身天子之子，天子之弟，天子之叔，天子之相，四海之內，親尊莫二。元順何人，以身成命投棄於地！」順須鬢俱張，仰面看屋，憤氣奔湧，長歔而不言。久之，搖一白羽扇，徐而謂雍曰：「高祖遷宅中土，創定九流，官方清濁，軌儀萬古。而硃暉小人，身為省吏，何合為廷尉清官？殿下既先皇同氣，誠宜遵旨，自有恆規，而復逾之也？」雍曰：「身為丞相、錄尚書，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？」順曰：「庖人雖不理庖，屍祝不越樽俎而代之。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。」順又厲聲曰：「殿下必如是，順當依事奏聞。」雍遂笑而言曰：「豈可以硃暉小人，便

相忿恨。」遂起，呼順入室，與之極飲。順之亢毅不撓，皆此類也。後兼左僕射。

汝硃榮之奉莊帝，召百官悉至河陰。素聞順數諫諍，惜其亮直，謂硃瑞曰：「可語元僕射，但在省，不須來。」順不達其旨，聞害衣冠，遂便出走，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。家徒四壁，無物僉櫧，止有書數千卷而已。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。莊帝還宮，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。偉臨順喪，悲慟無已。既還，莊帝怪其聲散，偉以狀對。莊帝敕侍中元祉曰：「宗室喪亡非一，不可周贍。元僕射清苦之節，死乃益彰，特贈絹百匹，餘不得為例。」贈尚書令、司徒公，諡曰文烈。

初，帝在藩，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，觸東南上日月俱破，復翳諸星，天地盡暗。俄而雲消霧散，便有日出自西南隅，甚明淨，雲長樂王日。尋見莊帝從閶闔門入，登太極殿，唱萬歲者三，百官咸加朝服謁帝，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，脫衣冠臥。既寤，告元暉業曰：「吾昨夜夢，於我殊自不佳。」說夢，因解之曰：「黑雲，氣之惡者，是北方之色，終當必有北敵，以亂京師，害二宮，殘毀百僚。何者？日，君象也。月，後象也。眾星，百官象也。以此言之，京邑其當禍乎？昔劉曜破晉室以為髑髏台，前途之事，得無此乎？雖然，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，今夢其兒為天子，積德必報，此必然矣！但恨其得之不久。所以然者，出自西南，以時易年，不過三載。但恨我不見之。何者？我夢臥槐樹下，槐字木傍鬼，身與鬼並，復解冠冕，此寧不死乎！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。」皆如其夢。順撰《帝錄》二十卷，詩賦表頌數十篇，並多亡失。

長子朗，時年十七，枕戈潛伏積年，乃手刃康奴，以首祭順墓，然後詣闕請罪。朝廷嘉而不問。朗位司徒屬。天平中，為奴所害，贈尚書右僕射。

順弟紀，字子綱，隨孝武入關中，位尚書左僕射、華山郡王。

澄弟嵩，字道岳，孝文時，位步兵校尉。大司馬、安定王休薨，未及卒哭，嵩便游田。帝聞而大怒，詔曰：「嵩，大司馬薨殂甫爾，便以鷹鷂自娛，有如父之痛，無猶子之情，捐心棄禮，何其太速！便可免官。」後兼武衛將軍。

孝文南伐，齊將陳顯達率眾拒戰，嵩身備三仗，免胄直前，勇冠三軍。將士從之，顯達奔潰。帝大悅曰：「任城康王大有福德，文武頓出其門。」以功賜爵高平縣侯。初，孝文之發洛也，馮皇后以罪幽于宮內。既平顯達，回次谷唐原，帝疾甚，將賜後死，曰：「使人不易可得。」顧謂任城王澄曰：「任城必不負我，嵩亦當不負任城，可使嵩也。」

於是引嵩入內，親詔遣之。宣武即位，為揚州刺史，威名大振。後並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。謚曰剛侯。

第二子世俊，頗有幹用，而無行業。襲爵。孝莊時，遷吏部尚書。爾硃兆寇京師，詔世俊以本官為都督，守河橋。及兆至河，世俊初無拒守意，便隔岸遙拜。遂將船五艘迎兆軍，兆因得入。京都破殘，皆世俊之罪，時論疾之。尤為爾硃世隆所昵。孝武初，改封武陽縣子。世俊居選曹，不能厲心，多所受納，為中尉彈糾，坐免官。孝靜時，位尚書令。世俊輕薄，好去就。興和中，薨。贈太尉，謚曰躁戾。

南安王楨，皇興二年封。孝文時，累遷長安鎮都大將、雍州刺史。楨性忠謹。其母疾篤，憂毀異常，遂有白雉遊其庭前。帝聞其致感，賜帛千匹以褒美之。征赴講武，引見於皇信堂，戒之曰：「公孝行著於私庭，令問彰于邦國，既國之懿親，終無貧賤之慮。所宜慎者略有三事：一者恃親驕矜，違禮僭度；二者傲慢貪奢，不恤政事；三者飲酒遊逸，不擇交友。三者不去，患禍將生。」而楨不能遵奉，後乃聚斂肆情。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，特加原恕，削除封爵，以庶人歸第，禁錮終身。

以議定遷都，復封南安王，為鎮北大將軍、相州刺史。帝餞楨于華林都亭，詔並賦詩。不能者，並可聽射，當使武士彎弓，文人下筆。帝送楨下階，流涕而別。太和二十年五月，至鄴。上日，暴雨大風，凍死者數十人。楨又以旱，祈雨於群神。鄴城有石季龍廟，人奉祀之。楨告神像云：「三日不雨，當加鞭罰。」請雨不驗，遂鞭像一百。是月，疽發背薨，謚曰惠。及恆州刺史穆泰謀反，楨知而不告。雖薨，猶追奪爵封，國除。

子英，性識聰敏，善騎射，解音律，微曉醫術。孝文時，為梁州刺史。帝南伐，為漢中別道都將。後大駕臨鐘離，英以大駕親動，勢傾東南，漢中有可乘之會，表求追討，帝許之。以功遷安南大將軍，賜爵廣武伯。

宣武即位，拜吏部尚書，以前後軍功，進爵常山侯。尋詔英率眾南討，大破梁曹景宗軍。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，三關戍棄城而走。初，孝文平漢陽，英有戰功，許復其封。及為陳顯達所敗，遂寢。是役也，宣武大悅，乃復之，改封中山王。

既而梁入寇肥梁，詔英率眾十萬討之，所在皆以便宜從事。英表陳事機，乃擊破陰陵，斬梁將二十五人，及虜首五千餘級。又頻破梁軍于梁城，斬其支將四十二人，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。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、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。凡收米

四十萬石。英追奔至馬頭，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，遂圍鐘離。詔以師行已久，命英為振旅之意。英表：「期至二月將末，三月之初，理在必克。但自此月一日已來，霖雨連並，可謂天違人願。然王者行師，舉動不易，不可以少致睽淹，便生異議。願聞朝廷，特開遠略，少復賜寬，假以日月，無使為山之功，中途而廢。」及四月，水盛破橋，英及諸將狼狽奔退，士眾沒者十有五六。英至揚州，遣使送節及衣冠、貂蟬、章綬，詔以付典。有司奏英經算失圖，案劾處死。詔恕死為百姓。

後京兆王愉反，復英王封，除使持節、假征東將軍、都督冀州諸軍事。英未發而冀州已平。

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，以義陽應之，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。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。縣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，據城南叛。梁將齊苟兒率眾守縣瓠。悅子尚華陽公主，並為所劫。詔英使持節、都督南征諸軍事、假征南將軍，出自汝南。帝以刑巒頻破早生，詔英南赴義陽。英以眾少，累表請軍，帝不許。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縣瓠，ＩＮ之，乃引軍而南。既次義陽，將取三關。英策之曰：「三關相須如左右手，若ＩＮ一關，而二關不待攻而定。攻難不如易，東關易攻，宜須先取，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，攻如河決也。」英恐其並力於東，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，分其兵勢，身督諸軍向東關。果如英策。凡禽其大將六人、支將二十人、卒七千、米四十萬石，軍資稱是。還朝，除尚書僕射。薨，贈司徒公，諡獻武王。

英子熙，字真興，好學俊爽，有文才，聲著於世。然輕躁浮動，英深慮非保家之主，常欲廢之，立第四子略。略固請乃止。累遷光祿勳。時領軍於忠執政。熙，忠之婿也，故歲中驟遷。後授相州刺史。熙以七月上，其日大風寒雨，凍死者二十餘人，驢馬數十匹。熙聞其祖父前事，心惡之。又有蛆生其庭。初，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，及劉騰、元叉隔絕二宮，矯詔殺懌，熙乃起兵討之。熙起兵甫十日，為其長史柳元章、別駕游荊、魏郡太守李孝怡執熙置之高樓，並其子弟。叉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，傳首京師。始熙妃於氏知熙必敗，不從其謀，自初哭泣不絕，至於熙死。

熙既藩王，加有文學，風氣甚高。始鎮鄴，知友才學之士袁翻、李琰之、李神俊、王誦兄弟、裴敬憲等咸餞于河梁，賦詩告別。及將死，復與知故書，恨志意不遂。時人矜之。又，熙于任城王澄薨前，夢有人告之曰：「任城當死，死後二百日外，君亦不免。若其不信，試看任城家。」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，四面牆崩，無遺堵焉。熙惡之，覺而以告所親。及熙之死也，果如所夢。熙兄弟三人，每從英征伐，在軍貪暴，或因迎降逐北，

至有斬殺無辜，多增首級，以為功狀。又于忠誣郭祚、裴植也，忠意未決害之，由熙勸獎，遂至極法，世以為冤。及熙之禍，識者以為有報應焉。靈太后反政，贈太尉公，諡曰文莊王。

熙弟略，字儁興，位給事黃門侍郎。熙敗，略潛行，自托舊識河內司馬始賓。始賓便為荻筏，夜與略俱渡盟津，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家。法光素敦信義，忻而納之。略舊識刁雙，時為西河太守，略復歸之。停止經年，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。梁武甚禮敬之，封中山王，宣城太守。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，梁乃以略為大都督，令詣彭城接誘初附。尋征略與法僧同還。略雖在江南，自以家禍，晨夜哭泣，身若居喪。又惡法僧為人，與法僧言，未嘗一笑。

梁復除略衡州刺史，未行。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，綜長史江革、司馬祖暨恆、將士五千人，悉見禽虜。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，因以征略，梁乃備禮遣之。明帝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，除略侍中、義陽王。還達石人驛亭，詔宗室親黨、內外百官先相識者，迎之近郊。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，領直侯，栗法光本縣令，刁昌東平太守，刁雙西兗州刺史。略所經一食一宿處，無不沾賞。

尋改封東平王，後為尚書令。靈太后甚寵任之，其見委信，殆與元徽相埒。于時天下多事，軍國萬端。略守常自保，無他裨益，唯具臣而已。爾硃榮，略之姑夫，略素所輕忽。略又党于鄭儼、徐紇，榮兼銜之。榮入洛也，見害于河陰。加贈太保、司空公，諡曰文貞。

英弟怡，位鄯善鎮將。在鎮貪暴，為有司所糾，逃免，卒。莊帝初，以爾硃榮婦兄，贈太尉、扶風王。子肅，封魯郡王。

肅弟曄，字華興，小字盆子。性輕躁，有膂力。莊帝初，封長廣王。爾硃榮死，世隆等推曄為主，年號建明。尋為世隆廢。節閔立，封為東海王。孝武初，被殺。

城陽王長壽，皇興二年封，位沃野鎮都大將，甚有威名。薨，諡康王。子鸞襲。

鸞字宣明，身長八尺，腰帶十圍。以武藝稱，頻為北都大將。孝文初，除使持節、征南大將軍。與安南將軍盧陽烏、李佐攻赭陽不克，敗退，降為定襄縣王。後以留守功，還復本封。宣武時，為定州刺史。鸞愛樂佛道，繕起佛寺，勸率百姓，大為土木之勞，公

私費擾，頗為人患。宣武聞之，詔奪祿一周。薨，謚懷王。

子徽，字顯順，粗涉文史，頗有吏才。宣武時，襲封，為河內太守。在郡清整，有時譽。明帝時，為并州刺史。先是，州界夏霜，安業者少，徽輒開倉振之，文武咸共諫止。徽曰：「昔汲長孺郡守耳，尚輒開倉，救人災弊。況我皇家親近，受委大藩，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？」先給後奏。明帝嘉之，加安北將軍。汾州山胡舊多劫掠，自徽為郡，群胡自相戒，勿得侵擾鄰州。汾、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，願得口判。除秦州刺史，還都，吏人泣涕攀車，不能自已。徽車馬羸弊，皆京來舊物，見者莫不歎其清儉。

改授度支尚書，兼吏部尚書，尋為正。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，限以停年，有乖舊體。但行之日久，難以頓革，以德同者盡年，勞等者進德，于時稱為中平。除侍中，餘官如故。徽表乞守一官。天下士子莫不歎息，咸曰：「城陽離選，貧者復何所希！」怨嗟之聲，俄然上徹。還令兼吏部尚書。累遷尚書令。

時靈太后專制，朝綱頹褫，徽既居寵任，無所匡弼。與鄭儼之徒，更相阿黨。外似柔謹，內多猜忌，睚眥之忿，必思報復，識者疾之。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，遂與廣陽王深奸通。及深受任軍府，每有表啟，論徽罪過，雖涉誣毀，頗亦實焉。

莊帝踐阼，拜司州牧。尋除司徒，仍領牧。元顥之入洛，徽從莊帝北巡。及車駕還宮，以與謀之功，除侍中、大司馬、太尉公，加羽葆鼓吹，增邑通前二萬戶。徽表辭官封，前後屢上。徽為莊帝親待，內懼爾硃榮等，故有此辭。莊帝識其意，聽其辭封，不許讓官。徽後妻，莊帝舅女。侍中李彧，帝之姊婿。徽性佞媚，善自取容，挾內外之意，宗室親寵，莫與比焉。遂與彧等勸帝圖榮。莊帝亦先有意。榮死，世隆等屯據不解。除徽太保，仍大司馬、宗師、錄尚書事，總統內外。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。及爾硃宗族聚結謀難，徽算略無出，憂怖而已。性多嫉妒，不欲人居其前。每入參謀議，獨與帝決。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，並勸帝不納。乃云：「小賊何慮不除？」又惜財用，于時有所賞錫，咸出薄少，或多而中減，與而復追。莊帝雅自約狹，尤亦徽所贊成。太府少卿李苗，徽司徒時司馬也，徽待之頗厚。苗每致忠言，徽多不採納。苗謂人曰：「城陽本自蜂目，而豺聲復將露也。」及爾硃兆之入，禁衛奔散，莊帝步出雲龍門，徽乘馬奔度，帝頻呼之，徽不顧而去。遂走山南，至故吏寇彌宅。彌外雖容納，內不自安，乃怖徽云：「官捕將至。」令其避他所，使人于路邀害，送屍於爾硃兆。孝武初，贈使持節、侍中、太師、錄尚書事、司州牧，謚曰文獻。子延襲爵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章武王太洛，皇興二年薨，追贈征北大將軍、章武郡王，謚曰敬。無子。孝文初，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。

彬字豹兒，勇健有將用。為夏州刺史，以貪婪削封。後除汾州刺史。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。彬請兵二萬，帝大怒曰：「必須大眾者，則先斬刺史，然後發兵！」彬奉詔大懼，身先將士，討胡平之。卒，贈散騎常侍。

子融，字永興，儀貌壯麗，性通率有豪氣。宣武初，復先爵，累遷河南尹。融性尤貪欲，恣情聚斂，為中尉糾彈，削除官爵。汾、夏山胡叛逆，連結正平、平陽。詔復融前封，征東將軍、持節、都督以討之。融寡于經略，為胡所敗。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、定二州，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。除融車騎將軍，為前驅左軍都督，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。師度交津，葛榮殺修禮而自立，轉營至白牛邏，輕騎擊融，於陣見殺。贈司空公。尋以融死王事，進贈司徒公，加前後部鼓吹，謚莊武。子景哲襲。景哲弟朗，即廢帝也。

樂陵王胡兒，和平四年薨，追封樂陵王，謚曰康。無子。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。襲封後，改名思譽。孝文時，為鎮北大將軍。穆泰陰謀不軌，思譽知而不告，削封為庶人。太和末，復王封。薨，謚密王。子景略襲，位豳州刺史。薨，謚惠王。

安定王休，皇興二年封。少聰敏。為外都大官，斷獄有稱。車駕南伐，領大司馬。孝文親行諸軍，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，將斬之，有詔赦之。休執曰：「不斬何以息盜？」詔曰：「王者之體，亦時有非常之澤，雖違軍法，可特原之。」休乃奉詔。帝謂司徒馮誕曰：「大司馬嚴而執法，諸軍不可不慎。」於是六軍肅然。定都洛邑，休從駕幸鄴，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，帝親餞休于漳水之北。十八年，休寢疾，帝幸其第，流涕問疾，中使醫藥相望于路。及薨至殯，車駕三臨。帝至其門，改服錫衰，素弁加絰。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吊禮。謚曰靖王。詔贈假黃鉞，加羽葆鼓吹，悉准三老尉元之儀。帝親送出郭，慟哭而返。諸王恩禮莫比。宣武世，配饗廟庭。

次子燮襲，拜太中大夫，除華州刺史。燮表曰：「謹惟州居李潤堡，雖是少梁舊地，晉芮錫壤，然胡夷內附，遂為戎落。竊以馮翊古城，實惟西藩奧府；面華、渭，包原澤；井淺地平，樵牧饒廣。采材華陰，陸運七十，伐木龍門，順流而下。陪削舊雉，功省力易。丁不十錢之費，人無八旬之勤。損輕益重，乞垂昭鑒。」遂詔曰：「一勞永逸，便可聽移。」薨於州，贈朔州刺史。

子超，字化生，襲。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，改封北平王，後復本封。爾硃榮入洛，避難見害。

超弟琰，字伏寶，大統中，封宋安王。薨，謚曰懿。子景山。

景山字寶嶽，少有器局，幹略過人。周景帝時，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。從武帝平齊，以功拜大將軍、平原郡公、亳州總管。法令明肅，賊盜屏跡，部內大清。徵為候正。宣帝嗣位，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。鄖州總管宇文亮反，以輕兵襲孝寬。寬為亮所薄，景山擊破之。以功拜亳州總管。

隋文帝為丞相，尉遲迥作亂。滎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，陰以書諷景山。景山執使，封書詣相府，進位上大將軍。以軍功，遷安州總管，進柱國。隋文帝受禪，拜上柱國。明年，大舉伐陳，以景山為行軍元帥，出漢口。將濟江，會陳宣帝殂，有詔班師。景山大著威名，甚為敵人所憚。後數載，坐事免。卒于家，贈梁州總管，謚曰襄。子成壽嗣。

成壽便弓馬，為秦王庫直。大業中，為西平郡通守。

燮弟願平，清狂無行。宣武初，為給事中，悖惡日甚，殺人劫盜，公私咸患。帝以戚近，不忍致之法；免官，禁之別館。館名悉思堂，冀其克念。帝崩，乃得出。靈太后臨朝，以其不悛，還於別館，依前禁錮。久之，離禁還家，付宗師嚴加誨獎。後拜通直散騎常侍、前將軍。坐裸其妻王氏于其男女前，又強姦妻妹于妻母之側，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，處絞刑。會赦免，黜為員外常侍。卒。

論曰：陽平諸子，頤乃忠壯。京兆之胤，悽實有聲。匡之謇直，有足稱矣！當獻文將禪，可謂國之大節。康王毅然廷諍，德音孔昭，一言興邦，斯之謂歟！文宣貞固俊遠，郁為宗傑，身用累朝。寧濟夷險，社稷是任，其梁棟之望乎！順蹇諤俶儻，有汲黯之風，不用於時，橫招非命，惜矣！嵩有行陣之氣，俊乃裂冠之徒。南安原始要終，善不掩惡。英將帥之用，著聲于時。熙、略兄弟，早播人譽，或才疏志大，或器狹任廣。咸不能就其功名，俱至非命，惜也！康王不永，鸞起家聲。徽飾智矯情，外諂內忌，永安之禍，誰任其責？宛其死也，固其宜哉！章武、樂陵，蓋不足數。靖王聽斷威重，見稱於太和，美矣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